

海外

藏书大系

下

广来整理

笏山记

晋庐居士 / 编

藏書大系

藏書大系



海外藏书大系

笏山记(下)

吾庐居士 广来
编 整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目 录

第三十七回	欺可氏手札赚飞熊 讽绍公眉庄媒卜凤	(219)
第三十八回	寻少青黄石虚兴救可师 荐小黑紫霞大作无遮会	(225)
第三十九回	三勇召道中苦谏花容 百兽歼洞里祥呈玉玺	(233)
第四十回	接紫藤书三庄勇中途逢败将 复黄石地两娘子分道展奇猷	(243)
第四十一回	少青回兵赴家难 娇鸾驻马雪奇冤	(250)
第四十二回	立寿官百经营不负遗孤 死韩公一纸书能留娘子	(259)
第四十三回	僭王号两宗妃同被殊恩 卖韩庄四貳臣合遭显戮	(264)
第四十四回	感累叶收录旧庄公 布四邻始即新王位	(269)
第四十五回	大晋封诸娘子一朝渥泽 小施展多智侯千里朝天	(275)
第四十六回	旧恩欢续南薰官 吉语新留群玉府	(282)
第四十七回	新历成穷匠人一朝遇合	





三国演义

	旧雨聚老夫婿两地因缘.....	(288)
第四十八回	给玉佩韩公子抱乳拜丈人	
	忌厉书绍眉王忍心诛叔父.....	(296)
第四十九回	劫法场绍纬设谋救父	
	战铁山司马失算丧师.....	(303)
第五十回	降将权时留幕府	
	王师大举伐眉山.....	(309)
第五十一回	议眉京呼相遣军分守险	
	火林箐绍王赏雪大丧师.....	(315)
第五十二回	乱宗嗣瞋云私育伪储君	
	媚邻邦潜光忍遭废王后.....	(321)
第五十三回	劳大夫拙用美人计	
	可新妇巧点探花郎.....	(326)
第五十四回	晋王恩幸诸营	
	可妃病邀殊眷.....	(331)
第五十五回	窦将军夷庚寨怒诛妖道	
	乐童子樊仙岩力斩邪神.....	(337)
第五十六回	布檄文一巧匠鸦飞鸾闹	
	乱宫闱两国舅杀相逼君.....	(346)
第五十七回	破碣门绍主出降	
	迎王师晋军奏凯.....	(353)
第五十八回	分十道花余余初定鸿图	
	破三城可足足夜攻乌合.....	(358)
第五十九回	两才人新诗强结百年缘	
	四奇媛狂歌醉闹五仙庙.....	(365)
第六十回	倒神像仙子投胎	
	试凯歌才人挥管.....	(371)



目 录



第六十一回	韩春苏白衣中状元	
	杨三弟赤身召仙子	(376)
第六十二回	劫妖囚黄石侯中途被弑	
	阻毒雾伏魔伯深夜罹灾	(382)
第六十三回	火兽无功遭急雨	
	娇鸾转念悟慈云	(388)
第六十四回	慈云庵封发酬君宠	
	延秋亭同心解主忧	(394)
第六十五回	奔紫都玉兄弟说妖人	
	布檄文张指挥得美妇	(400)
第六十六回	改公文一字诛韩水	
	净妖雾两妃遇颤和	(410)
第六十七回	斗分身白发小儿丧命	
	破妖阵蓝眉仙子伏诛	(418)
第六十八回	复故土玉重华五岁封侯	
	泣深宫可炭团一朝会母	(423)
第六十九回	从龙飞凤绘功臣	
	玉牒珠囊贻后嗣	(433)



第三十七回

欺可氏手札赚飞熊 讽绍公眉庄媒卜凤

绍庄公潜光，自与百花、春桃，共立石表回庄，恒郁郁不乐。一日，丁勉之拿着南可庄飞熊的密书入白。书中约五月初十夜，潜师往袭碣门，彼从庄内起兵，绊住飞虎，内外夹攻，北可可破，事平之后，割庄右连壤田千亩酬谢等语。潜光大喜。曰：“天以可庄赐某，不可失也。”乃集诸庄勇酌议起兵。呼家宝曰：“假途灭虢，兵贵精不贵多。前者驱遣乡兵，两遭失利，以人心涣散，不能持久也。某以为只在本庄挑选精锐三千人，破可有余矣。”潜光然之。点尹百全、奇子实、司马恭、绍鹰扬、赵子廉、弗江、忽雷、绍真、绍武、绍匡十个有名庄勇，率步军一千，为前队；呼家宝为随军参谋。潜光自率奇子翼、绍太康等二十名庄勇马军二千，陆续进发。

五月初十夜，初更时候，在碣门外取齐。刚传令攻打碣



海外藏书大系

门，忽碣门大开，门内火把齐明，众军大惊。谁知是守碣门的庄勇绍无忧，引着数十骑出降。潜光遂进碣门内下寨。是时飞虎正与飞熊相持，庄内互相胜败，闻潜光已入碣门，大惊。即令可衍鸿、可存温引军三千屯庄外御敌。连夜修书一封，使人往黄石求救。谋士焦郁轮言于飞虎曰：“绍军潜师宵袭，必与飞熊有约，里外夹攻，使我不能相顾。可一面令衍鸿、存温，深沟高垒，守而勿战。一面修伪书一封，使人扮细作行反间。飞熊无谋之辈，必中吾计。乃附飞虎耳曰：“只须如此。”飞虎从之。

是夜，飞熊打探得绍军已入碣门，正欲分军杀出庄门为绍军接应。只见庄勇可存禧捉得一细作，搜出密书一封，上写曰：“绍潜光顿首，上北可庄公麾下，来书许以庄税一半归某，又肯联以姻好，许以令妹红绡下嫁，何敢贪飞熊之赂，不为公报仇乎。今夜令无忧虚守碣某，率精兵从羊蹄杀入。但听连珠七炮齐发，公即率兵劫飞熊之营，使彼首尾不顾，飞熊可擒矣。谨此上闻。”飞熊大怒，问细作曰：“你是绍军来的么？”细作曰：“是，是来投密书的。”飞熊曰：“绍公既许与某连和，何故又来算某。”细作未及答应，谋士香不雕使人将细作带过一旁，谓飞熊曰：“潜光以书投飞虎，错投公处，公只可朦胧的认作飞虎，切勿识破他，将计就计，飞虎可擒。擒了飞虎，然后以得胜之兵，破潜光，大事成矣。”飞熊大喜，唤这细作上前，谓之曰：“这封书就是投我的，你来时绍公的军马移动了没有？”细作曰：“大队军马已出碣门，那路去的，我却不知。”飞熊曰：“你速



笏山记

去回话，说我知道了。”遂放了细作，即将这书依前封好，另选一人扮做绍军细作的模样，将这书送与飞虎。立刻传齐庄勇令可信之率兵五百埋伏寨后；可毒龙率军五百埋伏寨左，可敬邦率军五百埋伏寨右，但听连珠七炮，便有人劫营，又闻一声单炮，便可三面杀出，务要活擒飞虎。又自率庄勇八名精兵三千杀出羊蹄径以迎绍军。香不雕曰：“公至羊蹄径遇敌则战，不遇则守，切勿造次。”

飞熊军至羊蹄已打四更了。忽听得连珠七炮，觉四面隐隐有喊杀之声。速挥兵出径，却不见绍军。教人四下里探听，那有绍军的影儿，又不肯回军。天已明，犹呆呆的守着。守了一回，果然无绍军了，遂引兵回径。刚至那径中间的狭处，路已塞断了。飞熊大惊，教军士开路。谁知峭壁上的矢石如狂风骤雨，眼见这羊蹄径回不得庄了。没奈何复引军出径外，从鸦山下抄至庄前，又有绍军的营寨不敢过。弄得飞熊前不能，退不可，只得傍碣门外左边空地上立寨。使人探听碣门消息，谁知绍军围得铁桶似的一些儿消息不能走漏。飞熊大怒曰：“潜光本与我同谋约灭飞虎，乃贪飞虎的妹子标致，遂转了念头，反与飞虎算计我。若非识破了机谋，昨夜已做了刀下之鬼。今日弄得进不能，退不可，无地可走，无家可归，岂不是无用的赘瘤。”拔刀欲自刎，众庄勇劝住。忽又寻思曰：“横竖是个死，不如杀进碣门，能够杀了潜光，死也甘心的。遂挥军从碣门杀人。时绍军正用全力攻打衍鸿、存温的寨，不提防后面可飞熊的军杀来。飞熊以忿怒之师，逢着的便砍，衍鸿见绍军

海外奇书大系

旗帜自乱，储存温登高一望，是飞熊的军与绍军厮杀，未知其故，不敢轻动。存温曰：“趁彼军自乱，不乘此时杀一阵，更待何时。”即挥军杀出。时尹百全等见飞熊势猛，奋勇杀出碣门。飞熊却不追赶，回马来战存温。四个南可庄勇围住存温，已被温斫杀了两个。不提防飞熊的大刀从脑后削来，已削去半个肩膀，死于马上。衍鸿慌了，退军回营，将箭射住。

时潜光见飞熊不来追赶，复杀入碣门。忽雷见绍鹰扬、赵子廉、绍真、绍武，皆接着南可的庄勇厮杀，乃从乱军中来寻飞熊，恰遇弗江、司马恭绊住飞熊，正杀得气嘘嘘地，大呼曰：“忽雷来也。”手起刀落，早将飞熊斫下马来，一步兵割了首级。众余军见飞熊已死，或走或降。潜光鸣金收军，依旧屯营碣门内，与衍鸿相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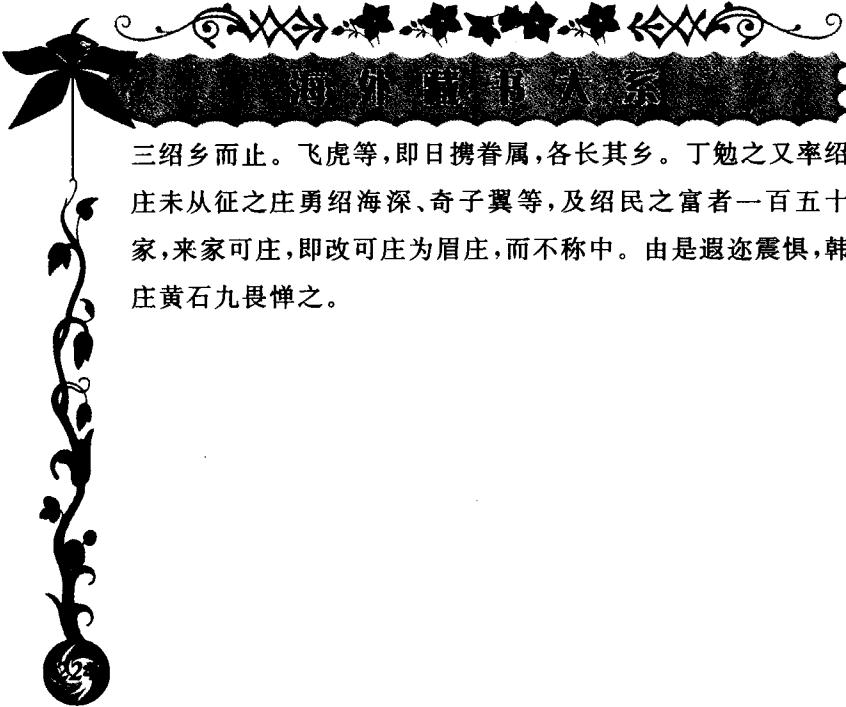
却说飞虎使反间书，哄飞熊出了羊蹄径，使人塞断径之左丫；又令可大英、可贞忠、山贵搜空寨外的伏兵，杀散了。自率数十人打入飞熊府中，无男女皆杀了。乃使贞忠、山贵、石蛟往助衍鸿，以拒绍军，守而不战。呼家宝谓潜光曰：“可军连日不战，将以老我师也。昔玉廷藻攻可庄，设伏于庄之左右，伪遁以诱其追，上策也。斯时有可娇鸾在猜破其谋，故致于败。今踵而行之，必破可庄。”潜光曰：“军师不择胜策而效之，而踵人之败策，何也？”家宝曰：“时势不同也。今郁轮之智不及娇鸾，而熊、虎之乱过于明礼。夫镜静则明，人躁则暗。飞熊既诛则喜，我军围急则惧。喜与惧扰于中，将岌岌然，虑不终日，余何知焉。况廷藻之谋有可疑之迹，我则雷鸣不及掩耳，必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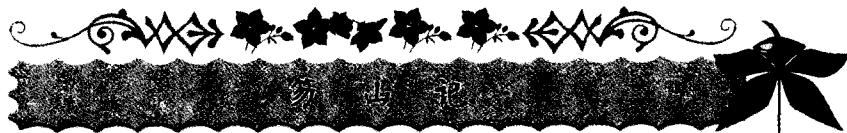
笏山记

之道也，公请勿疑。”潜光喜，即使尹百全、司马恭、绍鹰扬率军一千，伏庄左；弗江、忽雷、绍匡、绍武率军一千，伏庄右；奇子实、赵子廉率军一千，分伏碣门内外。自率绍真诸庄勇，卷甲而遁，留旧寨，故作虚张旗鼓之状，以惑之。

可衍鸿望其旗帜，曰：“彼遁矣，急追之。”贞忠曰：“彼有谋，无轻动。”山贵曰：“老庄勇从战多年，须发白矣，何怯敌乃尔。彼日久粮尽故退，舍此不追，焉用兵为。”遂挥军急出。刚过碣门，炮声震地，伏兵齐起。碣门已为绍军所据，不得入。潜光反旆，四面合围。可贞忠死于乱军中，衍鸿力竭被掳。山贵、石蛟，单骑杀出，投无力庄去了。潜光乘全胜之势，复从碣门杀人。先是尹百全、奇子实等窥衍鸿军出，早乘虚杀进庄门。及潜光至，见庄门大开，挥军继之。可军巷战而死者，不可胜计。绍匡已掳了飞虎家属三十余口，飞虎遂降。可庄平，即日出榜安众，大犒军士。潜光见中眉山，左有鸦山，右有小眉，蜿蜒旋抱。前面碣山；天然门户，遂有宅中而图之志。与家宝商议，家宝曰：“庄公四旬未室，人多疑公。今飞虎之妹，婉慧多姿。公何不因可妹而家焉。择可庄之雄者迁往绍庄，择绍庄之雄者来住可庄，然后高枕无忧耳。”潜光拊家宝之背曰：“军师知吾心也。”乃择日娶飞虎之妹红绡为夫人，将眉坂之迎鸾楼，改为庄府。使丁勉之将绍庄分作十三乡，徙可庄之雄武者一百三十三家实之。驱逼甚苦，哭声载道。释飞虎，降为八绍乡乡长，可衍鸿为十一绍乡乡长，绍无忧为十三绍乡乡长。其十三乡，不更立乡名。称一绍乡，二绍乡，三绍乡，至十



三绍乡而止。飞虎等，即日携眷属，各长其乡。丁勉之又率绍庄未从征之庄勇绍海深、奇子翼等，及绍民之富者一百五十家，来家可庄，即改可庄为眉庄，而不称中。由是遐迩震惧，韩庄黄石九畏惮之。



第三十八回

尋少青黃石庄興救可師
薦小黑紫霞大作元邊會

黄石庄，自颜少青私携无知、雪燕、足足、秋娥、更生等言往征悉利，龙飞知之，而连钱不知也。龙飞时托虚语以安连钱。及数月，无耗，连钱乃集诸娘子商议。使韩杰张小微服寻访少青消息。韩杰从东路，沿青草、桃花诸乡而去，张小从西路，沿牢阑、猪头诸乡而往。悉利与胡芦乡只隔一水，张小至胡芦，询诸父老，并无黄石兵征悉利之事。因渡凌沟，至铁山投宿客店。是夜，店中客多，因与一军士同宿，话甚相投，各叩姓名行止。军士言欲往黄石庄为人寄书，细询之，语复吞吐。张小大疑，待军士眼熟，窃其书，从灯下观之，封皮上有玉夫人字样。正欲唤醒军士，问这书来历，军士醒见张小窃窥其书，大怒拔刀来杀张小。张小眼快，蹲入床下。军士挥刀向床下斫去。那床下从内看外甚明，张小缩在一旁，待刀斫至，两手

把其臂，以口咬他拿刀的拳头。军士负痛，遂放了刀。张小曰：“你这人好莽撞。你道我是甚人，怕我看你的书。这书正是寄我的，你却不懂。”军士曰：“呸，你是甚么人，敢向我跟前假冒。你实说呵，饶你。”张小曰：“某乃黄石玉夫人心腹，今奉夫人命查访庄公消息，好不容易遇这一封书，这书不是寄我的，寄谁？”军士曰：“我却不信。”张小曰：“你不信时，某与你同见夫人便分晓。”

二人遂收拾行李，一同回至黄石，将这书呈缴连钱。连钱拆书看时，正是少青的书，备言入赘公挪之事。又言将兴师往平紫霞，建都于此，作万年基业，夫人可权称黄石庄公，令诸娘子起兵相助等语。连钱以书示娇鸾，集诸娘子议其事。香香怒曰：“公挪与咱们风马牛不相及，何故攘人老公。咱们何不打平无力，夺回颜郎，再行计较。”连钱使人往养晦亭请龙飞娘子，说知其故。龙飞曰：“曩余余子解锦囊中文有王都紫霞洞五字，颜郎久欲都此，以应谶文。恐诸娘子阻挠故率无知、雪燕等私往无力庄就婚，欲借公挪兵力得紫霞而都之，以号令笏山。夫人何不择庄勇之谨厚者守庄，而率诸娘子兴师相助，不令公挪等独擅功名也。至于称公与否，惟夫人自决之。”娇鸾曰：“依等数年来经营黄石心力并瘁，粮足兵强凭险负固，独霸东南，十字关南尽为吾有，亦足自豪矣。乃弃此现成基业，而争群盗之巢穴，以为应锦囊之忏，不亦惑乎。且此锦囊安知非那花容捏造，使老尼诓足足，相惊以为神验欤。何人皆不能解，而彼独知也。”连钱曰：“然则娘子之意，欲如何？”娇鸾曰：



“为今之计，夫人宜修回札，剖陈利害，使银银姊妹迎请回庄，高卧竹山黄石之间，相时而动。若迷溺已深，不思返驾，不妨力劫而回。虽非以顺为正，犹胜旁观袖手视夫婿如路人也。夫人请三思之。”连钱问银银曰：“欲令娘子往无力迎庄公娘子愿往么。”银银未及答，只见炭团大呼曰：“儿愿往。”香香、铁铁齐声曰：“咱是必往的。”银银曰：“我们打伙儿同往罢。”连钱曰：“你们打伙儿同去，谁与守此竹山。”连日议不决，忽传韩杰请见。连钱传进韩杰曰：“庄公消息查访未详，今有北可庄飞虎内遭飞熊之难，外迫潜光之兵，亡在旦夕，今使庄勇求救，立等回音。”连钱曰：“令彼且回，为道即日兴师了。”于是集诸娘子议救可之策。娇鸾曰：“强邻自相吞并，我之利也。况颜公未回，可以有辞于可。”龙飞曰：“不可，我既受北可岁供，即吾属庄矣，义不可不救。况蚌鹬相持，无异熊虎构衅，渔人者绍潜光也。彼以重兵临之，必破两可，我何利焉。两可破，则军气锐，虽十字关，恃韩人为屏御，彼倘以得胜之师，从羊蹄径袭我，不能无所虑。以利言之，亦不可不救。”连钱曰：“娘子之言是也。就烦娘子率军救可如何？”娇鸾曰：“此小役耳，何劳龙飞娘子，依往足矣。”龙飞不与争，辞回养晦亭去了。

娇鸾并不用庄勇，点庄兵一千，独与炭团、香香、铁铁，及几个心腹女侍，军于十字关前，而实徘徊观望，无救可意。故绍潜光得并吞两可，据而有之。香香谓娇鸾曰：“出师无名，何以回见夫人。今颜郎抛了咱们，贅于无力，何不乘此未馁之师，长驱直攻无力，夺回颜郎，免咱们日夜悬望。”娇鸾曰：“娘

子之意则美矣，然而未可行也。今潜光据有可庄，兵势正盛，我征无力，必过碣门，倘彼军截吾前后，片甲不回矣。”香香曰：“虽然，娘子为咱代白夫人，咱将单骑往觅颜郎矣。”拿着大斧便行，娇鸾那里拗得住。又见炭团拿着银棱锏，铁铁拿着九齿耙一齐嚷曰：“我们从香香娘子寻颜郎去也。”娇鸾没奈何，由他去了。即拔营回庄。

却说炭团、铁铁，并马来追。香香刚至碣门，见前面一簇人马，围住香香厮杀。香香的斧已是逢着便做两截的，那禁得炭团的锏，铁铁的耙，如骤风急雨，无人敢近。三人从尸飞血洒中，杀开条路，连骑而走。是夜，投宿十三绍乡。乡长绍无忧，闻黄石三娘子至，令夫人迎接进府。无忧又拜见了故庄主炭团。一面以礼相待，一面私与夫人谋，若将三娘子缚献绍公，功不小。夫人大惊曰：“不可。炭团是我们旧庄主，他父亲待你不薄，负心之事，切不可为。况娇鸾知道，怎肯干休。不如留着父子之情，他日好相见。无忧沉吟不决，连夜又集乡勇酌议。乡勇皆怂恿无忧，将欲下手，又畏炭团之勇。时天已明，正欲点齐乡兵，然后举事。夫人私见炭团以无忧之谋告之，使之行而厚其赠。炭团大怒，与铁铁、香香将府门打破，来寻无忧。见一簇乡勇乡兵，正在这里闹着，炭团一锏当先，香香、铁铁继后将乡勇乡兵，打得星散。炭团仍不肯便去，东撞西撞，寻人厮杀。铁铁、香香拉着，遂离了十三绍乡，投西北而去。一日，将至蓬婆，见一山蟠曲如蛇，山上尽虬干鲸髯的大杉树。三人驻了马，在树下纳凉。铁铁走入绿杉林中，寻地小



解。迎面一株杉树，有个人如吊桶似的吊着，急看时，是个少年的尼姑。脸作漆光而眉目端好，急唤炭团、香香来这里救人。香香从下捧着尼姑的脚，铁铁爬上树去将绳解了，又为他捻圆喉管，扶起上半身，不令睡下。渐渐的醒将过来，开眼见三个女子围住，情知是被他们救回了的。合着掌曰：“三位女菩萨多蒙救俺一命。只是俺既寻死，不愿再生，还恳让俺再上吊罢。”铁铁曰：“我这师父端的为着何故，这等轻生。还与咱们说说，或者可以分忧。”那尼姑曰：“俺名小智，原与两个师兄一个名大智，一个名无智，三人据住紫霞洞，作那不长进的买卖。这一年，有两个颜庄公的娘子，足足、更生，被俺们擒了。谁知大智私与足足乘夜逃去，更生那一年又被甚么赵状元掳去，洞中只剩俺与无智打劫过活。谁知这大智长了发，嫁了颜庄公做娘子，今又偕那更生娘子来俺洞里，巧语花言将俺师兄无智说转了心，蓄发更衣，招那颜公在洞里做押寨老公，俺看不过，说了他几句，被他们赶将出来，无地可栖，无饭可吃，又嫁不得人，故在这里上吊的。”三人听罢，恼将起来。炭团执着小智的手曰：“师父你何不亦长起发嫁那颜公，何苦上吊呢。”小智曰：“只因俺脸儿黑，不中那颜公意，故此被逐。不知你三位何人？”炭团曰：“我们俱是颜庄公娘子，正因庄公被你师兄迷惑，故跟寻到此，何难将你师兄杀却，挽回庄公。只因这大智是我们教师，我们的武艺亏他传授，怎忍相负。故此碍着情面，左右俱难。你且带我们到紫霞洞走走，见了庄公，我二人保你做个黑脸娘子。”香香、铁铁，都咦的笑起来。小智大喜，